韓魏公集

十一之五

序　記　題後　解　策　贊　銘

樂府　疏文　奏議

漢書門　類　三四二七號　九五函　一三架　一二冊

內閣文庫　漢　書　類　三四二七號　一二冊　三五函　一三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27
冊數　12（4）
函號　315　60

韓魏公集巻之十一

宋韓　琦稚圭　著
明康丕揚士遇　校

林氏藏書
日本政府圖書
淺草文庫

序

諫垣存藁序

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譬喩巽言說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

則怒而不信也夫欲説而必聴言而必信莫不以
理勝之為主難矣哉琦景祐中任三司度支判官
以族貧求外補得舒州將行而上以諫官缺擢授
右司諫而留之竊惟言責之重非面折廷争之難
蓋知体得宜為難夫得通明端樸高識博學之士
則動必中理日益君聴而使愚不肖者冒而處之
固不勝其任矣遂而上章辞不報乃喟然自謂曰
上之知臣任臣之意厚矣臣之所言當顧體酌宜
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玆所以報陛下而知任

之之意若知時之不可行而徒為高論以賣直取
名臣罪不容誅矣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紀綱
辯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論列之上
寛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卒免重戮進登掖垣實前
自為誠之力也其所存藁欲歛而焚之以效古人
謹密之義然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褒
闡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言讜議布在
方冊使覧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義致治之厚若皆
削而燔之則後世何法焉於是存而録之離為上

中下三卷命曰諫垣存藁以藏於家竊志夫上之聽仁大度自三代漢唐以來虛懐納諫甚盛德之主皆所不及後俾子孫傳而閲之知直道之無咎忠數之有迹云時慶暦二年三月十五日秦亭西齋序

文正范公奏議集序

琦嘗謂自古國家之治否生民之休戚在人不在天人或不然之今於文正范公然後知其説之勝或者不足疑而於數之有補也公以王佐之才遇

不世出之主竭忠盡瘁知無不為故由小官擢諫任危言鯁論建明規益身雖可絀義則難奪天下正人之路始公闢之具後恤災南方扞寇西垂貳機政陪宰席宏謀大策出入仁義朝思夕慮條疏深切忠欲膏澤中夏鞭笞四夷使我宋之基萬世不拔不幸經遠而責近識大而合寡故其言格而未行或行而復沮者幾十四五逮公之亡也聞聽所及莫不咨嗟感慟惜公所蘊不克盡施於世甚則推諸天謂人謀之不足為也嗚呼公之所陳用

於時者大則恢永圖小則革衆弊為不尠矣其來用者今副藁所存爛然可究一旦朝廷舉而行之興起太平如指掌之易耳此天乎哉必在乎人而已矣次子寺丞君緝公遺文得奏議卷政府論事二卷以琦昔帥西兵總內樞與公並仕而出處之與公同也俾序以冠其首夫以公之文武兼備乃猜王室朝野所論謂道之亨塞時之重輕率繫公之用不用則其德業之著于天下也久矣惡假鄙文而後知哉但以忝緣僚舊欽公盛美義不敢讓且慰賢嗣之意云　具位琦序

韓氏家集序

琦家本深州博野人也世以官學知名遭唐末亂遠難屢遷以是家牒散而不完先祖令公善繼素業深以譜系為重乃取祖考以來墓銘所存者集為一編首自為序其意欲傳示子孫永永無窮及先君令公之葬祖考也亦親為誌所次先烈甚備自先君之亡家世文集所掌不專四兄為孟州司法盡取先君文集之官兄物故嫂辛氏携以歸其

家不能辨識盡亡失之其先祖所集墓銘一編在
家又遺脱大半存者首尾十數幅而已集自成立
痛家集之散鉄百計訪求十稍得其一二而所集
著墓銘者終不可得毎自感念未嘗忘心至於冥
禱天地神祇亦冀萬一有獲慶暦三年自陝西四
路帥召為樞密副使三代皆及贈典而曾祖妣忘
其姓氏閲所存墓銘則有清河郡夫人之誌遂以
張氏追封後再詳之張氏乃四代祖數城府君夫
人也雖辨其語而無如之何四年秋謀先君之葬
得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尹洙為誌贊善大夫薛仲
孺書石書總數行有宣州掌記幸有終者郎幸代嬰弟
歸来訪且云曾得先令公文二編不敢隠閲之驚
喜遽問其目則曰書題草也次日得之視其目如
其言且慰且恨反覆披究則雜以他文先祖墓
誌亦在焉参考祖先事迹益以明白驗曾祖妣乃
史氏也亟請書石者獨未書姓氏郡封是冬遇郊
恩即追正之噫是幸君者若稽數日不言亦後於
事矣孔子謂孝悌之至通于神明豈小子念親之

至而神所報于後之子孫其可急哉因感其事取
五代祖而下及諸家屬所為文章編為六十卷仍
以墓誌行狀及授官告辭附於首篇命諸子任人
録一本以藏于家後主之者或不謹嚴使失其傳
則上天至明祖宗至靈是必降殃以懲不孝其戒
之哉其戒之哉謹序

三司封荊玉集後序

琦天聖八年自淄州通判罷丁大寧太夫人憂時
三兄司封通判濠州得在右左手編兄文成十五
巻嘗作序以荊玉為集名且誌兄有才而不遇也
後十年兄終于両浙轉運使遺文殘藁又散于巾
橐間大懼已失不永其傳乃命其少子直彦後集
為若干巻題曰荊玉後集嗚呼兄之状貌語言今
不得而見之矣其得見者生平所為文章耳諸子
輩得不寶而惜之哉事備前序茲敢以畧時慶暦
七年八月　日東平羣齊序

三朝聖政録序

夫監之無慾者先王之成憲也前之不忘者後事

之元龜也昔周漢守文之君皆能謹行祖考之道
故神保其治而民安其法関乎之詩寧一之歌繇
是而作也洪惟有宋之受命也易五代之弊規萬
世之策海内休息不觀兵革之患者幾八十年矣
是蓋太祖太宗真宗神武之所戡定文德之所安輯
以繼以承時用光大若其君人之遠本為邦之善
訓固已存諸史氏之載悉於故老之談宜乎開助
後聖而垂之無窮已權嘉州判官石介官學有立
志切忠義感唐臣吳兢所撰而觀政要廼謂昔之

曰聖曰治之主不世而出顧未若我三后之紹隆
謨烈之無前者也皇帝陛下天授仁喆孝而善繼
不假遠稽上古之術以期至化自可履祖宗之盛
迹以興太平無國謀之繁以萬機之覧則告而難
究君務之衆以一事之明則推之寖廣遂採記三
朝以來行事聞見最詳者類而次之為二十門目
曰三朝聖政録每篇之末又自為之贊以申諷諭
之意夫古人有負暄美芹猶思自獻於上何則已
之所奉者薄而心之所饗者大也今介是舉也上

以述列聖之義次以達一人之聽其於奉上愛君之心誠亦厚且大矣唯聖日置左右留神觀采守此昭範勤于奉行以舉于政綱以昌于積累之不緒　闕文

趙州師續注維摩經序

如來以大圓覺深達實相不以真寂自樂而以普救衆生為心故淨名長者通達方便現身有疾以求衆悶令得解脫乃曰以一切衆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衆生病滅則我病滅大哉言乎昔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無不被堯舜之澤者孟子曰憂以天下樂以天下是知淨名慈悲之心於吾儒仁義之道思有庶乎若其演無生之法入不二之門雄辯神奇獨高衆論斯則大乘之極致空寂之宗本也至於集一蓋而覆大千之界攝廣座於小室之中假香積飯以薰衆飢取妙喜國以至佛土以小而容大真近而造遠況如來慧照所鑒性通無閡神變自在譬喻深妙又豈思議之可及哉此

經前有僧什僧肇數家已嘗注釋開發義趣歸為詳博然微言妙旨猶或淵晦今致政少師叔平公以高才偉度歷轉三朝功成勇退潛志内典燕休之暇續為新解大抵省繁就約疏奥為明使新學菩薩臨文易曉速證菩提此又知叔平公博濟之心亦淨名之心也夫如來六德萬行無不具足而猶不斷煩惱出入生死御慈航於幻海中援斯溺者使登彼岸至於無量無邊衆生由我度故皆悉成佛而在如來一無所得雖欲稱贊髣髴何有窮盡而世之學佛者或得禪宗徒性之説便謂頓然已悟與諸佛等輕詆秘藏不思踐履退而質其利佗之行則蔑爾無聞視吾淨名愈疾之心良可哀已經曰如來為大醫王善治衆病應病與藥令得服行既得藥矣不服不行者知病本決不能去茲論雖淺寧無微焉琦生旧塵陪未始習佛學叔平公之命勉為之辭深於佛者幸勿以易言為誚謹序

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序

自唐末至於五代兵革相仍禮樂廢缺故公卿大
夫之家歲時祠饗皆因循便俗不能少近古制國
家運祚隆赫承平有年曠絶之典無所不講慶曆
初元始詔文武官並許依舊式刱立家廟事下禮
官裁處而迄今不聞定議琦自主祭以來恪謹時
薦罄極誠慤而常患夏秋之祭闕而不備從俗之
事未有折中因得秘閣所有御史鄭正則祠享儀
御史孟詵家祭禮殿中御史范傳正寢堂時饗儀
汝南周元陽祭録京兆武功尉賈氏惇 家薦儀
金吾衛倉曹參軍徐潤家祭儀儉校散騎常侍孫
日用仲享儀凡七家研詳累月粗究大方於是採
前說之可行酌今俗之難廢者以人情斷之成十
二篇名曰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昔鄭御史以年
六十三父疾羸頓遂著祠享儀以示後而琦年之
與病與鄭適同遂感而爲此將使子孫奉而行之
非敢傳于外也若其歲時之享以新儀從事雖甚疲
老敢不自力他日朝廷頒下家祭禮自當謹遵定
制云時熙寧庚戌歲十月十五日北京望宸閣序

録鼓城府君墓誌石本序

琦閲家集見眞定主簿張慶所撰四代祖鼓城府君墓銘知曾祖令公於晉天福中葬府君於趙州贊皇縣太平鄉之北馬村然值五代之亂天下以兵相戕賊常趙並邊後有北胡之患子孫避地多故於歲時遷掃薦奠蓋不能及歷祀既遠遂志所在琦自塵祥仕深唯祖考塋城之重極意崇葺而念府君之蘂幸知其州縣鄉里之名雖距今百有餘年苟得土人之耆舊可倚者使周訪之則萬一可識茲志未遂不敢懈心嘉祐三年冬偶故吏鄭嗣宗者自東川寧行賑歸趙過都請見問其所居則曰贊皇之邑外也問北馬則曰所居之隣村也遂以府君墳墓記之嗣宗去不數月馳來告曰北馬有古塚巋然里人至今呼為韓許事墓乃遺男忠彥與指使殿直李延慶同往視之且使祭而告曰若非開隧視銘則無以取衆之信祭已擇日開隧先是聞于邑至日令尉偕至與夫近村之老幼婦女環而觀者數千人繼及墓則張慶所為誌石在馬門頽朽缺自外窺之壙中一皆安然無所動壁之丹雘尚若新塗繪者忠彥即出誌石示於衆皆驚吁嗟異令尉閲其文亦相與欣歎為忠彥賀亟具墨蠟傳其本寘石於故處而實其隧中壙旁地繚以垣牆樹以松柏得嗣宗之甥彭昂者主守

之噫祖先之葬百餘年矣歟世已忘其所在一旦求而得之復内外完固無少圮者實吾先積慶之感而興世稀闊之事也石本比家集舊文有少删畧處蓋曾祖令公削其煩也舊文闕六代七代祖之諱今皆得之誌録而載於家集府君誌文之後俾子孫傳之知吾奉事祖宗之勤賢者必能過吾勤而不肖者亦當師吾勤而自勉也

録載五代祖庶子并其二弟墓誌序

埼之五代祖庶子而上世葬于博野縣蠡吾鄉之北原庶子生祠部與鼓城府君鼓城生永濟府君永濟始自北原徙鼓城與夫人張氏葬于趙州贊皇縣太平鄉之北馬村後之子孫奔走薄官故於蠡吾之塋省視不能及天聖中三兄司封任群牧判官有鄉貢進士韓可者自博野赴举來京師與司封兄相遇從且叙宗派慶曆八年埼知定州而可之子肴亦來請見稱從姪閲其祖系相承之次第不能悉也而可之父子後未嘗一詣及先塋之所在嘉祐三年埼既得鼓城之墳於北馬再嚴封

樹且念康子之塋雖年祀尤遠苟訪之勤亦當得之會故吏國子博士劉觀通判永寧遂以茲託已而得觀書言并嘗補葺舊塋得二誌文一諱文操并以墳圖來示詳二誌所載三代則皆康子之親苐也八年春遣男忠彥走蠡吾以詳辨之一墳處諸塋之西北最大而高忠彥意若神感謂衆人曰此當是吾康子之塋也於是發而開壙及晡得其誌石視之果然衆大嗟異而康子塋嘗為暴水所侵內甚沮洳逮遠祖諸塋皆久失治完遂一新崇葺事具重修五代祖塋域記噫琦以區區奉親之志而獲天之報也數矣其所以答天之意者惟奉事先世益加其勤至於瞑目而後已耳吾子孫輩視吾奉親之志如此而獲天之報如此可無動心而思繼者哉今錄康子與其二苐誌文附于家集以永其傳云皷城誌文曾祖登州錄事參軍當云諱訥而書以高祖沂州司戶府君之名者當時墳諱之誤也謹序

韓魏公集卷之十二

宋韓琦稚圭著

明康丕揚士遇校

記

定州重修北嶽廟記

天下之嶽五獨北之恒山人目為大茂山而嶽名不著嶽有祠不知廢于何代今廟於曲陽縣之西附城距嶽百餘里考有唐以来記刻皆不載廢遷之由故非質于圖志人或不知嶽之所在焉於禮

祀莫大于天地而五嶽次之古者天子壇以祀四
望若時巡至其所既柴然後秩而望祀之廟而祭
焉非古也其後世之夫乎然則為之者誠有意焉
耳夫嶄然而石坳然而谷泉焉而百派別林焉而
萬幹擢嶽之形也倏霽忽冥伏袗見祥喜焉而風
而時怒焉而雷電發嶽之神也人狎其形而易之
也嶄于是畋于是安知其所以為神武君人者患
民之不知也於是廟而像之以警民之耳目致其
嚴奉之心使遠禍而趨福雖文于古其於敎也固

益明矣若其禋祭之品則三代以降皆以公有唐
以王我朝撫有天下剴致太平真宗皇帝紹祖宗
之隆以建皇極封泰山祀后土曠絶之禮無所不
講由是尊五嶽而帝之後以安天元聖之號表于
我神懼世人之未詳也又嚴奉神神述以明之蓋愛
民之意深則報神之禮重斯誠也雖萬世可知矣
故廟宮之制崇飾宏大惟禮之稱著于定令以時
繕修歷年既長吏職廢怠日風月雨以圮以漏功
大費廣人焉不葺每歲立冬天子之所署祀冊就

遣守臣以祇祀事至則羅其籩豆洗酌之具與執事者升降於頹簷壞廡之間退而安然罔以為恤慢神瀆禮莫斯為甚慶曆八年夏六月琦獲領州事得居嶽鎮之下知廟之未完也由市材弗給役徒弗充而民羅水災歲以大歉凡廢用度弗敢為擾會有詔毀鄉民之擅為祠者得取其材以濟之益兵暨工責成于邑吏而曠時不集通判軍州事屯田員外郎游君開謹於其事願盡力焉率其縣主簿李英留廟所百餘日悅使其衆而已焉弗懈

於是獘陋朽橈之迹煥然一新又於其庭起廿民薦獻之宇俾勿褻于神而神益以尊彩繪塗墍罔不精極宜神之喜盻蠁来宅皇祐元年冬十月某日以記功来告僚屬請以鄙文誌于廟石而弗克讓夫吏之為政也有善惡焉神之為監也有禍福善焉而以福惡焉而以禍神理之宜也或反是焉則非人之所知矣守臣當謹天子之命而治神之居潔神之祀修己以愛其民人唯神之所以禍福而已謹記

定州新建州學記

天與人性不一聖人欲率爲而一之于善非學不能也夫子之言性有三曰上智曰下愚曰中人謂智愚則不移矣然而中人之可以上下者由學與不學乎昌黎文公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夫智者之欲益明愚者使知其可畏又必在乎學而已矣嗚呼文公之言性可謂能廣聖人之道而所勸多矣故三代之興也自國家以達乎鄉黨必有學以教其民人導其性使一之于善以明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之道然後人安其分而享國永長大矣哉學之有功於治也如此上之二十有二年圖譜萬化益究元本思述三代所治之道以仁壽其民始詔州郡皆立學差賦以田俾資其用守臣從風競自崇飭蓋有以副天子首善之意而定處北邊承詔者不知其本以謂用武之地學非吾事也猶慢而寢焉又四年琦忝命來守未幾仲秋之上丁始躬行釋奠禮于夫子之廟閱舊記始唐大中末州帥盧

公簡求以廟本會昌所廢天祐佛祠其制猶若浮
屠氏所居乃更而大至天祐中王公處直本朝開
寶中祁公廷義祥符初李公允正皆能於兵家之
餘因其極廢而復興焉後之為此者不能繼四人
者之用心故日復隳削至是室宇垣墉頽壞無盡
由闕以因鞠為汚萊獨夫子之堂以巨材堅壯不
能摧撓而上覆穿敝泄落風雨升降薦獻僅無所
容屬歲方大饑詔停土木之役退而歎憤志期必
葺後二年農里屢豐邊陲無事乃命禮賓使定州

路駐泊都監張君俣選督工徒以新廟宮功費之
大實均改作凡再踰月而廟完於是即廟建学市
垣北之地通而廣之以規以度不陋不侈講授有
堂肄習有齋庖廚井匽師生之具無不備足較其
功費幾倍廟焉又再踰月而學成乃以七月十九
日甲辰具牢醴率僚屬以告于先聖而延諸生焉
噫夫子之教天地也凡為人者孰不戴履之猶天
地將安之守故文武一道也悪有二焉昔夫子亦
嘗學焉而後識其大者故曰我戰則克晋列国也

猶用詩書禮樂之師卒伯諸侯是知為儒而不知
兵為將而不知書一旦用之則茫然不知其所以
克之之道而敗辱隨之其所謂用武之地學非吾
事者是真不知其本者也今上之廣學也将養育
天下士之秀者使各正其性以明乎三代教之之
道内充于已以待用故或取之為公卿大夫郡縣
守長百執事皆能以其道佐吾君宜吾民交修乎
小大之職以至于海内大治而上得以高拱而無
為如未用也則使宗族稱其孝鄉黨惟其賢朋友

服其忠信樂天知命守死善道而已若其破碎經
史掎摭聲病專以篆刻之技苟竊仕進不思冨已
之道時而發之則非天子所欲遮三代所治之道
以仁壽吾民之本意学者其勉之謹記

定州衆春園記

天下郡縣無遠邇小大佐署之外必有園池臺榭
觀遊之所以通四時之樂前人勤而興之後輒廢
焉者蓋私于其心惟已之利者之所為也彼私而
利者不過曰吾之所治傳舍焉耳滿歲則委之而

去苟前之所為尚足以容吾寢食飲笑于其間可
矣何必勞而葺之以利後人而使好事者以為勤
人而務不急徒取戾焉吾不為也噫彼專一人之
私以自利宜其所見者隘而弗居也公于其心而
達衆之情者則不然夫官之修職農之服田工之
治器商之通貨夙暮汲汲以憂其業皆所以奉助
公上而養其室家當良辰嘉節豈無一日之適以
休其心乎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子貢且猶
不知況私而自利者哉中山之地自唐天寶失御
盗擾戎猾兵革殘困民不知為生之樂者百有餘
年至我朝而後始見太平亭障一清生類蕃息不
有時序觀游之所俾是四民閒有一日之適以樂
太平之事而知累聖仁育之深者守臣之過也非
公于其心而達衆之情者又安及此乎郡城東北
隅潴水為塘廣百餘畝植柳數萬本亭榭花卉之
盛冠于北垂蓋今宣徽李公昭亮始興之後貲廢
焉予之來懼隳其心於不公也復完而興之凡棟
宇樹藝前所未備者一從新意周有漏欽又治長

堤鑿門西南隅以便遊者於是園池之勝益倍疇
昔揔而名之曰衆春園庶乎良辰佳節太守得與
吏民同一日之適游覧其間以通乎聖時無事之
樂此其意也後之人視園之廢興其知為政者之
用心焉

皇祐三年正月　日記

定州閲古堂記

慶曆八年夏五月天子以河朔地大兵雄而節制
不專非擇帥分治而并撫其民不可始詔魏瀛鎮
定四路悉用儒帥兼本道安撫使而定以不肖辱
其選既讓不獲命至則竭愚修職尚懼不能稱上
所以付與之意退而思迹古名臣之軌躅以自策
厲且患其汨于多務而志之弗度會郡圃有壞亭
歳久不葺於是廣之為堂既成乃據前代良守將
之事實可載諸圖而為人法者凡六十條繪于堂
之左右壁而以閲古為堂名夫古猶今也古之人
為屏翰授鈇鉞而能成異政立奇功而今或不能
者何也盖其待己也必賢而足其報禄也必利而

安持是以望政成而功立不其難哉如曰古人能之予反不能之日夜以勉焉又安有不至者耶今予之所為也誠以已之道未充而君之祿殊厚任重塗遠惟仆踣之是虞故在燕處之閒必將監古以自勤其未至也則雖紡肴觴競笳吹四時之景交見于前予方仰而愧俯而憂孰知夫樂之為樂哉其廿進也則雖吏文之擾懷遑責之在已予固得其道而處之至于幅巾坐嘯恬然終日予之所樂惡有既乎若其賓客之于斯僚屬之于斯不離几席如閱舊史俾人人知為治者莫先于教化用兵者莫貴于權謀而俱本之于忠義功名一立不獨身享富貴而慶流家宗其餘風遺烈可以被于旂常傳于簡策邈千萬世而凜然如存咸有肇慕之意不以翫歌優笑之為樂而以是為樂則予也豈徒已之為益是將有益于人知我者其以我為喜樂嬉遊娛賞而已乎後來之賢與我同志必愛尚而增葺之宜免夫毀圮圬墁之患矣謹記

并州新修廟學記

三才各有主四時大運主于天萬物大生主于地
人倫大化主于夫子曰於道何主曰主其中者也
然天地之主或不能常焉而吾夫子之主雖終天
地而不變也凡為人君為人臣為人子者能勉而
及吾夫子之主則其國治焉其家保焉其身安焉
雖天地之主有時而戾固無預乎吾之所及然則
人之道孰先于吾主哉有天下國家者可以不知
其本乎先儒稱夫子者多矣獨杜牧之謂自古稱
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蓋

言堯舜莫賢其德而社稷莫偕其尊誠哉後之學
者雖欲極言而增大之又孰加焉雖郡縣守長得
施其教者能興學以恢其德崇廟以稱其尊斯可
以達其本者也太平興國四年太宗皇帝平僭劉
一天下壞太原故城徙州榆次又三年後還于唐
明當時經始者棄用武之後慮弗及遠不知并據
都會異日為一道之本凡城隍官府門戶衢陌之
制一從苟簡不中程度視夫子之廟尤為不急置
城之東南隅体陋而制僅有祠所景祐中康請李

公若谷首卽廟建學得賜田贍學徒而人始乗教
慶曆初丈烈明公鎬又建禮堂於夫子之殿北而
講始有容然皆因仍故基地愈偪隘其後生員寖
廣至坊東西序所圖諸弟子室而處之二時釋奠
三獻從祀官與學生執事者不能徧列于庭半立
廟門之外皇祐五年春琦奉被州寄受署來詣知
於禮之瀆而未遑改作始奏隴州司戶參軍牛景
充教授以專學職明年秋大穰民安事簡於是馳
使東尋得仙源廟圖像冠服之實買民廟北地命
崇儀使并代州營內兵馬鈐轄張偕右侍禁兵馬
監押王守恩集工視役徹其舊而一新之然後廣
殿眈然而雄群容儼然而尊顏氏以降諸弟子垂
氏以降諸大儒或像而侍或圖而列次序於堂廡
之間煥然大備後徙廟東州兵之居以置學南書
樓址講堂東西齋舍廟學異門又設射侯於廟學
之間以備胄子之習至于起居飲食之事必嚴其
所俾稱是焉自始事底訖功凡度材治基逮塗茨
丹雘之細一須官用無及民者夫廟學之新其於

為治之道竊有志達其本者而諸生其達學之本乎今師公齊華公書潔公食曰授経月課文昧其教者首曰此歟吾藝之精取進士科冨且貴而已噫如是則吾學乃教人竊祿之地非有望於諸生也夫精藝而求仕末也得仕而行道本也然不由其末則不得施其本故由末而仕其末不可用而本或不存焉非竊祿何哉且晋之俗陶唐氏之俗也而吾夫子之道二帝三王之道也豈習俗之易而習道之難哉蓋習俗易者其法傳習道難者其學廢今學興矣處吾學者其務外勤于藝而内志于道一旦由茲而仕也則思以其道為陶唐氏之臣思陶唐乎其君思陶唐乎其民能如是吾始謂之達其本至和元年　月　日記

相州新修園池記

相於河朔為近藩而地据形勝西走鎮定之衝屯師積穀與邊鎮相左右然嘗無事時州之武備日懈不嚴至五兵不設庫散處於廳事之廊廡閣敗壞堆積莫可詳閲郡署有後園北逼牙城東西幾

四十丈而南北不及百尺雖有亭榭花木而扼束蔽塞隘陋殊甚牙城之北乃有官蔬之圃縦廣幾丈中有廢臺巋然荊棘蒙沒州人但以其基正圓有道回環而上如螺殻然故以螺名之雖老胥宿校不能知興廢之由予之來雖以病不堪事然猶不敢偷安自放而忘治之所急於是闢牙城而北之三分蔬圃之地其一居新城之南西為甲仗庫凡五十六間由是兵械自萬計始區而別焉以庫東之餘地通於後圃由是圃之南北始與東西均焉又於其東前直太守之居建大堂曰晝錦堂之東南建射亭曰求已堂之西北建小亭曰廣春其二居新城之北為圃曰康樂直廢臺鑿門曰通之治臺起屋曰休逸得甃氷井廢臺鉄梁四為之柱臺北鑿大池引洹水而灌之有蓮有魚南北二圃皆植名花雜果松柏楊柳所宜之木凡數千株既成而遇寒食節州之士女無老幼皆摩肩躡武來遊吾圃或遇樂而留或擇勝而飲歎賞歌呼至徘徊忘歸而知天子聖仁致時之康太守能宜布上

恩使我屬有此一時之樂則吾名園之意為不誣矣觀吾堂者知太守仗旄節來故郷得古人衣錦晝遊之義而不知吾竊志榮幸之過朝夕自視恩有以報吾君也登吾臺者西見太行之下千山萬峯延亘南北爭奇角秀不可繪畫朝嵐暮靄變態無窮俯視郛郭之中民閭官寺伽藍廬廛與夫蒼顏椰色紅綠交映燦然如指掌之上一無遺者而知太守與此為我屬歲時休暇優逸之觀而不知吾亦自謂能勤于作德然後處茲而休且逸也夫予始以武備不嚴不敢以疾而忘治之所急而因得志其榮遇以及衆人之樂則是舉也豈無益之為哉故直畫大槩并告來者夫郡縣之為政有期而更也政有所利非一人能保其久也前倡之後繼之推其心以公而相照則國家之事無不濟者況一園池之末哉葺之廢之心有能辨其心者時

至和三年三月十五日記

揚州廳壁題名記

揚九州之一地總淮海扼制吳會前代建府之重

東南為尉故有唐藩鎮之盛唯揚益二州號天下繁侈其後高駢失政致師鐸之變孫儒楊行密之徒以盜攻盜更相據奪鄰邑殘燼遂為戰衝本朝自李重進平必擇文武材臣以領州事民安惠養日以完復慶曆五年春三月琦得罷樞筦忝被茲仕視事之隙因念前之為政者尚闕傳載非以謹官守而重朝寄也於是參考圖籍次以年月刻石於廳事之壁以示永久後之来者閲其官氏推訪治迹則善悪皆有所徵云慶曆七年三月　日記

定州廳壁題名記

郡縣守長有記于廳事之壁前代無聞唐始盛焉當時名儒所述則謂壁記非古也若原地里條物宜陳山川之形勝與風[俗]之好尚則圖諜存焉其所取者在乎彰善而志悪名氏遷次亦云未也夫能推名氏以見善悪謹遷次以尊王命亦春秋之事也雖於古未著而今可廢乎河朔並邊之郡以十數而定宿大兵據戰地故朝廷所寄之重不與它比慶曆八年夏五月始詔魏瀛鎮定四路帥各

兼安撫之職定之帥領定保保祁四州廣信安肅順安永寧四軍凡兵民之政悉主之首是仕者非得文武兼備之才不可居而誤及愚者故臨治以来惴焉自勉以思報稱幸時既久吏民軍旅卒相信順事日簡得以補綴闕漏因訪國朝以来爲州者之次序將刻石以傳焉而吏曹扨于武事不以圖籍爲急壞敗忘缺卒不可究若但取近年可記者書之則又義無所本今故以朝廷更制之始爲首尊膚圖而勤新治也夫已之爲政是否固不可以自明必使後人迹其行事然後善悪詳焉則予與来者既鑑其名氏揖諸聽斷之所朝夕視之思不愧於後人座右之誡也可不謹乎琦謹記

新修晉太尉嵇公廟記

夫以忠事君人臣之常分也然遭大變臨大節或心無所主爲禍福所動以爲一時之生而貽萬世之戮者多矣若其鼎鑊在前鋒刃加已能挺然知義之所在有固當爾輕其命若鴻毛然卒死而不顧者幾何人哉惟晉侍中贈太尉忠穆嵇公則其

人也方憲帝昏弱諸王肆亂各萌僭奪以相屠害
故帝之北征也公馳赴行在力當國難而成都王
穎以兵犯乘輿衛從奔散獨公端冕侍側以身扞
帝至血濺御衣而殞嗚呼公之知義明分可謂處
得其死而不為難也故其大忠偉節赫然與日月
爭光崒然與山嶽爭高天地知不可窮而公之名
亦不可窮矣空乎百年之下有國家者欽遺風想
餘烈置祠奉祀永永而不絕也相之蕩陰郎公死
難之地其廟在焉前之為邑者不知追顯忠義為
政所先因循不葺底於大壞今令張君棟至則首
拜祠下覩其隳廢之甚警而嘆曰茲不職之大者
也亟舉公事迹與夫朝廷崇祀之意諭於邑民民
皆欣然願共力以完之令乃寬與之約聽自營辦
不數月而祠宇一新於是民益知夫大賢之忠於
國者雖死於不幸後世必載祀典嚴廟貌奉事尊
仰之如此皆思勉而為善自一邑而推一路錄一
郡而推諸四方則其為勸也豈小補哉廟完具書
來告以余嘗兩守鄉邦願志本末憶忠義之心人

皆有之但勉而不力執之不固遂不至於古人余亦勉而執之者致忠穆之風尤寤寐以自激文雖甚陋惡敢吝而不書時熙寧三年八月十五日具位韓琦記拜書

韓魏公集卷之十三

宋韓琦稚圭著
明康丕揚士遇校

題後

題柳仲塗天平山記後

林慮天平山者天下絶勝之境也山有僧院曰明教余三來守相欲一觀而未得每僚屬出按縣與夫過客之好事者悉能往而遊焉回必大詫于余曰是實雄偉秀拔不可圖畫雖東南諸山素有名

者皆所不及余姪婿栁村者本朝大儒仲𥁕公之
孫也余嘗得公所撰遊天平山記于村家見其所
叙遊覧之勝凡山之諸峯巖洞潭谷澗谿泉石
之名無不具載而聞今之所稱類多與公所記改
昔不同於是余益欲往用訪其實續爲説以明之
而院之主僧智円者得義石欲先以仲𥁕公之文
刻而傳之故余未克如其志憶公之此文不傳久
矣非全得于其家而因師之勤如此是必沉蘙而
不顯仰公之文因有神物所護使卒能傳之也邪
既刻石余因舉其大畧以書後具位韓璹題

解

無友不如己解

或曰聖人之爲教也人苟有心而進焉豈有拒而
不與之者乎而語載孔子之言曰主忠信無友不
如己者然則劣于己者既不可以爲友優于己者
又安得而友諸於聖人之教無乃隘而不通乎曰
非是之謂也聖人之教人也必使知其本此其擇
友之本與曰擇友何本曰學學然後能修身身修
然後能擇友學明矣身修矣則知其能忠信而循

道者親而友之其不能忠信而違道者亦知其莫
已若而不可與之爲友矣曰人之求友也切磨而
相成於善者也必俟乎彼此知道而後友焉何益
曾子聖門之高弟也而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
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曾子尚猶不自知
其忠信而友於人况其下者耶曰不然學而知道
得友而相成以趨乎聖人之塗其益豈少哉夫聖
人而下所謂大賢人者皆擇善而固執者也曾子
之云者蓋懼執之不固而失友道其修身擇友之

至者與若顧已一行之高一能之長謂人有心而
進於道者皆莫已若而弗之友（中人猶且不爲豈聖人教人之意乎）

策

策問

問李唐以前御天下者皆寓兵於民有事然後調
發之已而復歸於農故耕戰相須國用不屈國家
因五代之制總天下之兵以籍於官坐仰度支之
給茲實外懾四夷内安億姓之長策也然而殫海
内之賦盡榷酤關征之利而不充其費自西師之

與伍符曰増縣官之用益寡今以西北二虜之盛
備豫為急銷兵之策固不可陳之于今矣欲民不
加賦而養兵有餘其術何如○問國家養天下之兵
以制四海其所患者財用不充而已昔漢氏有口
賦之科筭緡之法過更之直賣爵之令皆兵之所
資也子大夫宜條擧舊式可施於今者悉著于篇
其議行之
問孔子曰吾觀於鄉知王道之易易焉者明射鄉
之禮尊賢尚齒浹于仁恩王者教化之大本也而

茲禮之廢歷祀云遠詳其制度者蓋亦稀矣
本朝守臣好古或叅酌舊典以勸於境內衆反傳
而嗤咲以為不近人情豈禮之異世不可復興邪
將風俗之薄未明其本歟子大夫其條擧古制復
道自漢至唐能修而行之者有幾著之于篇庶據
其可施于今者以助治焉
問孔子設能傳其道者孟荀揚王韓五賢而已矣
其著書立言與六經相左右執卷者皆知之矣昌
黎氏以謂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後之學者從而是之至於王氏當隋季作六経中説以拯將墜之教其門人之高第者皆爲唐輔相而不能尊大師説昌黎氏後無一言以稱之其於孔子之道有所未至者耶文公去聖最遠卓然奮起與四賢者並驅而爭先排斥佛老而躬踐其言後世無加焉五賢之事業於孔子之道固其先後子大夫明乎先聖之術願次其優劣著之于篇毋讓

問中庸曰自誠而明謂之性自明而誠謂之教然則誠而明聖人之性也明而誠賢者學之所至也夫聖人之性果學而能至必由何路而後及焉

問尚書省郎官之職歴代以来廢置不一至唐室而後大備故有二十四司之目天下之事無不總焉五代多故其制遂隳今唯鹽鐵度支戸部銓筦數職其體尚存它皆列爲閑曹殊無吏責國家欲悉復唐舊儀者或謂煩而寡要因仍五代又曰草創非古揆今之治何者爲宜

問親蠶之禮廢之久矣今欲舉而行之則悉歴代

沿革之儀未能折中願條其當今可行者著之于篇處揔參而用焉

贊

五賢贊并序

余既新夫子之宮乃繪諸弟子及左氏而下釋經諸儒于東西序又圖孟荀揚王韓五賢於書樓之北壁遠人自國庠得前人所撰孔子弟子暨釋經諸儒之贊署於其側獨五賢者無贊焉諸生欲其速備也亟請鄙文以補之余惜其缺諾焉而不敢讓既而嘆曰夫五賢者聖人之亞學者之師諸生姑欲速一時之備使余不暇求當世能文者為之辭而輒易言之世且譏我諸生豈愛我哉雖然孔孟之道堯舜之德而塗巷之人亦能稱誦之同推其善而已矣知我者宜恕焉。

孟子

昔周之衰仲尼已矣戰國相圖唯利之喜諸子紛紛柔靡而起聖道之塞實生荊棘其誰闢之獨我孟氏堯舜吾師仁義吾齒芟揚剪墨路一如砥驅彼後覺一趨聖軌惟先文公盛道其義存而醇者

孟氏而止欲觀聖人必自孟始較其大功蓋禹之
比嗚呼賢哉道孰可擬孔子之後一人而已

荀子

諸子之興實自周季各持其言求售於世六國好
權遂其說或嵬而師或瑣而位吾道日昏斯文
將墜時則荀卿力攘衆僞述數萬言以見其志區
判儒墨統維仁義時或用焉至王則黄文公之篇
論亦云至始考其辭若不醇粹及其要歸鮮與孔
異雖小疵焉道則奚累軻雄之間在我無愧

楊子

書煨秦火蘗而未光在漢之武始爲表章去聖云
邈微言孰詳人各名家尚迷大方及其季也篆刻
相攘賢哉子雲翼然高翔學通天地道該帝皇筆
之于書德音洋洋周孔之法弛而再張鄙哉史堅
而不自量非聖作經引爲譖僞經者伊何乃道之
常苟能明道胡用不臧豈比吳楚僭號稱王一時
之訾萬世之長故嗣孔孟曰荀與楊

文中子

矣劉既終天下幅裂擾焉及隋人命將絶時亦有
文甚乎剽竊人不知非萬塗一轍大道之蘙幾乎
息滅伊我仲淹獨參聖哲遭世未夷教其可闕乃
舉大法備于中説續彼六經紹孔之烈斯昔師荀
實相秦孽叛師之言儒坑書藝胡為戾魏佐唐稱
傑達不稱師惟德之労彼誠可罪在我奚缺荀之
非孟忘其毀媒終孟之道與孔並列文公不言是
非孰別學者之疑茲焉可決皮子之碑司空之碣
悪可誣哉萬古昭晰

文公

有唐之隆天下一宇滞焉以興弊焉以補獨時之
文蕩無所主不論詭譎則入俳優其徒蹇繁罔不
自許獨吾文公惟聖是矩挺然一變意至于古道
古之道語古之語學者靡然始師而附朱翟塞塗
擘孟之傑去聖匪遐力則易舉熾哉佛老亂我中
土驅彼世人日陷邪蠱作蠹于祀其孰敢侮獨吾
文公既攻且拒以身扞之帝亦云忤流離炎荒道
行躬苦否則諸夏化為夷虜惟荀與揚功實未侔

肩孟其誰不曰吾祖

三賢贊

文正王公葬鄭州新鄭縣之臨洧鄉而與鄭相子
産唐相裴度之塚相左右其第刑部侍郎致仕子
融乃繪三相之像置于墳之僧院而屬余以辞故
為三賢贊云

子産

猗歟國氏惟鄭卿臣屈佐列國道尊四鄰鄉校
勿毀否吾可詢輿誦勿作誨吾益謗不改其度
而終感民及其亡也如喪所親昔吾夫子事若
天倫曰古遺愛曰不仁東里之舊清風未泯
九原可作吾從恵人

裴公

猗歟裴公唐相之賢忠義獨出誠貫于天胡卦
章武言行計然誓平蔡賊不與俱全卒殲大憝
再請僃員身繫安危凡二十年江左手謝胡能
比旃晩留東都放懷林泉進退之節公無少愆
使公而在吾其執鞭

王公

猗歟王公佐我宋基股肱兩朝言皋行夔獻启稱制政由房帷公時挺然惟正是毗竄姦進良遂光重離其重如山烏可妄移其平如衡烏可妄欺被公恩者終身莫知噫公之道眞相之度公今亡矣吾安倣之

故衛尉卿贈兵部侍郎高公寫眞贊

元精之生其稟固異傑才之出在時爲瑞貌正而和氣清而粹凜然乎神睟然乎視其可繪者外也老鶴之軒昂兮孤峰之聳峙其不可繪者內也大易之淵微兮素書之奧祕其人雖亡其形則傳瞻之仰之何窮已焉

唐太子太師贈司空鄭國魏公贊并序

唐相鄭國魏公魏之曲城人也以命世之才逢不世出之主專以仁義之道切磨規諫欲俾厥后坐肩唐虞謂守文之難過於創業帝用其說不四三年遂興太平較其大功不下房杜大右之學有鄉賢堂蓋以故丞相文正王公忠懿嚴公尚書忠定

張公侍郎王公崇儀栁公皆文武鉅賢出吾里中
圖其儀形而尊祀之以起生徒之志誠盛事也然
唐距本朝為最近若鄭公之德業閎大超然獨出
得不為郷賢之冠乎其可遺哉余求得其像建堂
于宣聖殿之北郷賢堂之南以完其義昔成覸曰
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今夫學者既得
良師友朝夕講習開益以盡其善又觀所圖吾里
之賢者隆名偉蹟卓然不泯之如此豈不思曰彼
能之吾反不能哉亦在乎勉之而已系而為之贊

曰
猗唐魏公相于太宗諫冒責胥切摩上聽術則
仁義道惟大中堯舜我后皇夔我躬遭會真主
言行計從引金自況謂公良工以公喻鑑煥乎
吉凶君如是聖臣如是忠宜不朞月亟成治功
高視三代誰其比隆惟魏之學郷賢是崇圖祀
者五誠德之盡公實生魏羣賢之雄尊近遺遠
敎斯未克吾得公像載敞儒宮義一為勸禮增
有容學者來視以嚴以恭高山景行衆發其蒙
有美魏都大河注東如公之名滔然不窮

銘

揚州蓮花漏銘

慶暦六年五月日揚州新作漏刻成知軍州事資政殿學士右諫議大夫韓琦乃爲銘曰天運雖大信則不踰智者善作器乃寔符以漏考辰始乎渇烏以箭定刻發乎金徒覆視晷景弗差毫銖節候既正鼓鍾以孚晝訪爾治夜安爾居政則不怠監兹挈壺

樂府

祫享樂章二首

捧俎奏充安之曲

嘉牲在俎廣樂在庭具所將者曰躬曰誠神兮來歆以妥以寧以錫壽嘏惟皇是膺

禧祖奏大基之曲

猗我僖祖德潛而充慶之所基日茂以崇施及後嗣天命有融廟樂載之播於無窮

嘉祐明堂樂章一首

皇帝詣罍洗升降奏儀安之曲

嚴父配天孝子明堂盥奠升降諸音以将天步
有節帝容必莊辟公憲之禮無不臧
疏文
祈福道場白文
伏
伏以花雨種祥適丁於令節貝文演妙虔奉於真
詮宣擇淨居式延開士贊佛乗之利益助宸歷之
鴻長伏惟　皇帝陛下仁惠宅中睿明臨下謹
天經而惇治設神理以寧人畫象寬刑協數於於
邦教劉雕興儉丕變於民風屬端月之肇新願餘

區之咸入群靈俱泰庶務交修思與黎氓同均瑞
福啓法筵於紺宇來寶施於丹闈集此勝因仰資
盛旦皇帝伏願聖猷永茂皇緒寖昌慧日破昏遐
膺於煦育慈雲蔭物畢遂於蕃滋凡居普率之間
共洽熙平之化
祈福道場功德疏文
伏以金繩開宇式見於莊嚴貝葉披文宣資於勝
利屬聖神之撫運顧景序之方春庶職熙康萬靈
和樂順茲佳節虔礼真乗修淨供以惟嚴緝善因

而彌衍伏願覺慈廣覆慧力周旋錫無疆之休增延於曆歷演甚盛之福普及於蒸民凡在幅員永符歸嚮

韓魏公集卷之十四

宋韓琦稚圭著
明康丕揚士遇校

奏議

禁中須索金帛皆内臣直批聖旨下庫無印記可以考驗

公奏曰天禧中嘗專置傳宣合同一司關防甚嚴官物非得合同憑由不可給後相習為弊廢而不行願復如舊制以杜姦僞

三年秋以族員求外補得知舒州將行除右
司諫供職詔公與丁度胥偃高若訥同詳定
阮逸胡瑗鄧保信等所造鐘律　明道三年
公論曰樂音之起生於人心是以喜怒哀樂之情
感於物則噍殺嘽緩之聲隨而應之非器之然也
故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者其旨斯在孟
子之對齊宣王亦有今樂猶古樂之說言能與百
姓同樂則古今一人唐太宗聽祖孝孫新樂乃謂
禮樂之作蓋聖人緣物設教治之隆替莫不由此

魏元成對以樂在人和不由音調此皆聖賢述樂
之大方也臣粗考前志參驗今古二家之說差殊
未安蓋逸瑗之圖方分保信之用長黍質之典據
皆所無聞伏自藝祖造邦二宗接統縟禮具舉熈
事咸備適用王朴之樂悉無更易以至黎庶大安
兵革銷戢天下無事垂八十載為樂之用非不和
也頃因燕肅獻規妄加磨鑢適會李照赴闕謂非
克諧陛下發天縱之能留日昃之聽精加鍊覈許
之改作逮於成功即薦郊廟暨逸瑗繼至盛言照

樂穿鑿再令造律則又圖經未合保信續上新法
亦乃長廣華古竊以祖宗舊樂遵用斯久屬者徇
一士之偏議變數朝之定律賜金增秩優賞甚嘗
嘗未周朞又將易制臣切計之不若窮作樂之源
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內擊壤鼓
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樂可得以器象求守既
達其源又當究今日所急以祐隆業國家方夏寧
一朝廷宴清西北二陲久弛邊備大戎之情豈能
常保弱則卑順疆則驕逆渝盟背約何代而無必

思密備不虞未可全推大信此陛下之與左右弼
臣宵旰所慮宜先及之緩茲求樂之誠移訪安邊
之議急其所急在理為長臣欲乞詔下攸司盡記
二家律法及所造管尺鐘磬權量存而未行再命
天下有精曉音律者俾之詳正然後施用候一二
年間訖無至者則將王朴逸瑗保信三法別詔稽
古近臣取其中多合典志者以備雅奏固亦未晚
今之定奪權且停罷

明年上將行南郊之禮

明道三年

公又奏曰臣先曾將歷代典志文字及用漢錢分
寸較量得王朴舊樂於太祖朝曾令和峴以司天
監景表尺減定與漢唐尺度差近胡瑗阮逸鄧保
信并李照等鍾律俱不合古遂具聞奏再奉聖旨
令將漢錢分寸及景表尺別造律管參校臣與丁
度等各陳述不曉音律乞再訪知樂者俾令詳定
後蒙寢罷其時臣曾將景祐廣樂記看詳備見實
紀李照不依古法出意制造律度之事今來南郊
在近陛下躬行大禮不可以李照所造違古之樂
上薦天地宗廟臣竊聞和峴減定王朴舊樂鍾磬
等見今並存欲乞下太常寺將來郊禮復用舊樂
所貴國容咸備神聽惟和詔下兩制詳定皆以謂
當如公請

時中外臣僚多干求內降撓政　明道三年

公奏曰祖宗以來躬決萬務凡於賞罰任使必與
兩地大臣於外朝公議或有內中批旨皆是出于
宸衷只在莊獻明肅太后垂簾之日遂有奔競之
輩貨賂公行假託皇親因緣女謁或於內中下表

或只口為奏求是致僥倖日滋賞罰倒置法律不
能懲有罪爵祿無以勸立功唐之斜封今之内降
蠹壞綱紀為害至深陛下聖德日新惟此久弊未
除願降詔諭戒飭及出于請者姓名付有司治之
又聞文臣中近有進狀乞充三司副使及武臣内
亦甚有進狀乞加遙郡或横行使額之人緣此任
使並是國家要近之職必須稽合公議選於聖衷
固非臣僚自可陳乞此後輒上章妄求選任者乞
重置於法上皆降詔禁止仍令御史臺糾劾之

公以災變屢發主於執政者非才累言於上
未見納公又奏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
耶若杜衍范仲淹孔道輔宋祁胥偃衆以為
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呂
夷簡蔡齊宋綬亦人所屬望何不圖任也章
已十上不報公乃拜疏　明道三年
臣伏聞有虞至聰也成湯至明也其命相則猶咨
于岳選于衆不敢以獨覽自決于上必僉而舉之
始正其位故得百工信其治而不仁者遠於朝未

有衆以為非才上獨謂可任付以大柄信其操執而望萬化可成而衆功盡義者也臣職在諫諍志無回隱自去秋迄今累上封奏指言陛下丞弼之任未得其人蓋以宰臣王隨登庸以来衆望不協差除任性偏躁傷体廟堂之上不聞長才遠略仰益盛化徒有延納僧道信奉巫覡之癖貽誚中外而自宿痛之作幾涉周星安臥私家備札求退方天地有大異變陛下責躬諮詢之際不思抗章引避而不朝君父扶疾於中書視事引擢親舊怡然

自居暨物議沸騰則簡其拜禮勉強入見而求假告都無省愧之心固寵慢上寡識不恭之咎自古無有今聞所患再加不能復詣中書養疾陛下優遇之禮既已備矣彼人貪祿竊位之計亦已窮矣其次則陳堯佐男述古監左藏庫官不成資未経三司保奏而引界滿酬奨之條擢任三門白波發運使况程琳任三司使日曽定奪監左藏庫呈守則雖界滿出剩而帳暦憑由不能依限結絶尚猶不應酬奨條勅保明之官已重寘其罪以此較之

則述古之後是為欺罔聖明參知政事韓億初乞
男綜為郡牧判官以降成命却令男綜不以資叙
回讓　況綱將朝廷要職從便退換如己家之物
紊亂綱紀舉朝非笑此二事陛下若今而小之因
循不問彼則曰我營私若是而上不之責也言事
者疏我之罪而上不之聽矣則必愈任威福公然
為不善更無畏忌矣又石中立本以藝文進居近
署　兼領常局事尚不能少有建明但滑稽談笑
之譽為人所稱處于翰墨之司固當其職若參決

大政則誠非所長又況仍歲以來災異間作衆星
流隕纏次不順河東地震歷覆至多雖歷代所書
譴告之事未有如斯之大也而又冬無積雪春首
霆震寒燠之序未甚均協考天戒之自則燮理之
任正當其責而在上獨便陛下引咎數詔詢求讜
言繼日臨朝孜孜正道在外則降勅天下備責刺
舉牧長之吏各修其職於政府之臣則以為過不
在已泰然自處于皐夔稷离之右臣僚欲廣陛下
之德乞頒前詔於天下而嚴立其限則皆抑而不

從蓋臣事專而君道弱之明應也陛下用輔臣如此不惟使四方觀望浸成弛慢之風必恐外夷聞之亦有輕視中国之意如望天責可消而福應自來則又不可得也陛下儻以為退免大臣其事至重非下臣所宜輕議孰若以祖宗八十年太平之業坐付庸臣恐其隳壞于今下至閭里之人猶能揚言而非之投書而謗之又況陛下置臣於言責之地可知而不言耶臣是以不避斧鑕屢有論奏乞從罷黜以慰具瞻之望於己非私也於柄臣非有嫌隙也所切者以陛下有堯舜之資而為在位壅蔽一思闓發睿明以濟亨運非他意也然慮陛下以臣過有詆訐疑在離間是故久而不行伏望出臣之疏明示中書委御史臺於朝堂集百官會議正其是非如以為臣言不謬則乞陛下公而行之若以為輔弼等前件行事於朝政無損国家無害只是臣發於狂妄則誅戮貶竄之罪臣無所逃矧遇陛下勤政答天申明賞罰之秋特望判其邪正以塞羣議幸甚幸甚上乃罷宰臣王隨判河陽

陳堯佐判鄭州參知政事韓億本官歸班石中立
爲資政殿學士

增秩遥當謹名器　景祐三年

臣伏聞寒暑順則歲功成賞罰明則君柄重故王者興化立政動法天道必功而議賞必罪而行罰若春夏之生殖秋冬之肅殺物無不從也苟異於是猶當寒而燠當燠而寒物無不違也善爲國者能執其中以馭天下則堯舜之盛可得齊焉臣材朽職近擢參諫諍之末有所聞見每願竭肝膈上補醇治少副陛下隆寬廣問之意故莫敢容默于位以負甄擢惟陛下矜而察之臣伏見近者睦親宅告成自提舉臣寮而下有詔增秩用勸勞者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張永和實總其事故有遷領團練之命逮夫同列旋亦推恩當時公言共謂非是蓋以其一官之故而衆人蒙賞故也或以謂省局之内官次相妨因而敘遷未甚爲害臣是以不敢遠有論列今聞前省都知以降又復優加使額臣竊觀衆論益以懷疑誠以勸沮之方爵賞爲大若喏

匪問其官簿醻以年勞則必顯著功籍特申寵拜
或不由是皆涉無名故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
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昔衛人賞于奚以邑辭請繁
纓以朝而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
惟名與器不可假人東漢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
帝不許賜錢千萬而曰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
難之斯皆古先哲王謹刑罰之源也伏望陛下念
恩私於近則勞臣必怨失知其捄則大猷日新特
示至公亟行追寢僥襃一功而天下勸正一罪而
天下脤爲善者痛思於勵行不仁者更務於革心
式臻嘉靖之風永協大中之化

論外憂始於内患

寶元元年

臣伏聞元昊狂謀僣命朝貢不修輕犯天謀人神
共忿陛下雖寛詔厚澤姑務懷柔其如送狀已然
必為邊患今獻策陳事者大抵不過欲朝廷選擇
將帥訓習士卒修利戈甲營葺城隍廣畜資糧以
待黠羌之可勝此乃安邊扞寇之切務也然而凡
人之慮皆能及之臣切謂此特外憂而已雖漢唐

全盛之際豈能使四夷常自竄伏而保不爲盜哉若乃綱紀不立忠佞不分賞罰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節橫賜無常務宴安之逸遊縱宮庭之奢靡受女謁之干請容近昵之僥倖此臣所謂內患也且四夷內窺中國必觀釁而後動故外憂之起必始內患臣今爲陛下計莫若先治內患以去外憂內患既平外憂自息譬若木之有本未有本固而枝葉不盛者也臣欲望陛下深惟祖宗所謂內患者盡革而去之則陛下威德遠暢外夷高視於漢唐之上元昊小醜孰能爲國家之患哉如外憂已兆內患更滋臣恐國家之憂非直元昊一凶而已臣切爲陛下憂之臣猥備諫員不敢循默言涉狂直惟陛下憐其納忠貸其萬死

假太常少卿昭文館直學士充北朝正旦國信使以知瓊州高繼嵩副之　寶元元年

公言繼嵩知瓊州因軍人得遺箭盤以匿名文字言繼嵩將叛繼嵩心不自安遂乞還朝及差充國信副使臣察其事之偽者有二雖其惑者有一繼

嵩久在西邊頗以勇敢聞或爲西賊所惡設反間
而去之不然則馭下嚴而爲戍卒巧計以中之此
其傳可察二也且繼嵩背義投誠元昊忠於朝廷
則當密奏其事何必以遺箭達具叛狀乎此又其
惑可辨一也臣愚以謂宜急遣繼嵩還邊其元告
匿名文字亦請論罪如律外以杜黠賊行間之謀
内以破墮其詭中之計次堅繼嵩用命之心使邊
郡聞之孰不畏朝廷之明而厲忠義之懷乎遂詔
繼嵩復還環州

魏國夫人禮樂

寶元元年

臣昨奉使還闕竊聞朝廷自西事以來兩次非時
就宅宣居西府臣僚在外不測事宜人情驚駭當
時物議以謂有失持重之体近日復知西京諫言
虛驚煩於止遏昨日午後又聞就宅宣西府臣寮
入内搢紳士庶無不憂惑至晚方知只是魏國夫
人薨謝陛下雖隆乳母之愛其如在禮止爲緦麻
三月之服若言乎親則非近也若言乎尊則不崇
也此止可一中人傳詔于宰臣之第令議而奏之

何必徧宣近輔震恐都人事往不追後當為戒臣
欲望每有國家体大之議邊鄙機宜之急合與兩
府臣寮商量處置者務從審密以安人心不宜倉
卒以動羣聽臣又以送終之厚前載所非今魏國
夫人於陛下親服既殊葬禮亦當簡儉望陛下勿
聽左右張皇過為奢侈况國家西鄙設備兵須未
豐正宜節用聚財之秋不可更為無益之費言或
可采幸賜納用

音樂仍用古

寶元元年

臣先於景祐三年秋曾奉聖旨令與丁度胥偃高
若訥同共定奪阮逸胡瑗鄧保信等所造鐘律尋
將歷代典志文字及將漢錢分寸較量得王朴舊
樂於太祖朝曾令和峴以司天監景表尺減定與
漢唐尺度差近其胡瑗阮逸鄧保信并李照等鐘
律俱不合古遂具聞奏再奉聖旨令將漢錢分寸
及景表尺別造律管參校臣與丁度等各陳述不
曉音律乞再訪知樂者俾令詳定後蒙寢罷其時
臣曾將景祐廣樂看詳備見實紀李照不依古法

出意制造律度之事今來南郊在近陛下將行大禮不可以李照所造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臣竊聞和峴減定王朴舊樂鐘磬等見今並存欲乞特降聖旨下太常寺將來郊禋用舊樂所貴國容咸備神聽惟和

冗費宜節　寶元元年

臣准勅以御史王素上言乞依賈昌朝所奏取景德至景祐年凡百用度靡有巨細數計所出之數者罷不急等事蒙差張若谷任中師并臣與三司同共詳所奏定奪減省聞奏竊以臣先監在藏庫日朝廷亦曾差官與三司令將咸平景德天聖景祐年支費比附其時三司已檢尋天聖已前帳案不足遂下在京諸司庫務差人監勒檢尋亦是多不存在甚為搔擾臣輙上言若檢前項年分帳案得全比附見今來支費數多朝廷若不節用乃是徒摭空文或勘會近年帳案但見得冗費即行減罷亦不須見遠年文字蒙下三司檢尋終不齊足只將近年帳案勘會絕結了當今陛下崇恭儉之

本沛然垂詔以経費有虧復議均節斯乃陛下興
化致理愛養元元之深意也天下黎民實蒙恵福
若又須將景德至景祐年逐月用度較計必是依
前虚有勞費淹滞無成況今西鄙設備聚財贍邊
之費所宜移茲冗用以助兵須豈可遷延歳時不
求速效臣欲乞將三司逐案景德年後來帳籍及
照証文字勘會不必年分齊整但見得官中支用
顕有虚費即定奪減省聞奏臣伏覩古先哲王興
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而後臣庶有司率職

從上之令猶風靡而響應之也雖有侈倖覬覦之
徒抑制其欲亦不敢興造怨語動惑衆心何則上
躬行而下之所勸也臣愚欲望陛下鑄宮掖之間
先務節儉凡奢靡之飾奇巧之玩無名之賜無度
取索一切罷之仍詔三司與臣等計會入内内侍
省御藥院内東門司取先朝及今来賜予支費則
例比附酌中定奪減省等定奪之後或有飛語流
謗斷在宸衷屏而不聽如此則縣官之用可期充
足且内藏宜聖景福等殿庫益畧蓄聚以備非常

今或外用既節而不絶内帑支取即與外庫供億
縻費一同亦望陛下深思祖宗經久之制更務謹
節臣又以出納之用各有攸司冗費之弊必能知
悉仍乞特降勅命下三司委諸路轉運副使發運
司遂處知州通判在京諸司庫務管當官員除官
吏兵馬請給則例自來已有定制不在起請外如
有諸般用度顕有虚費可以省減者即具利害擘
劃聞奏降下依勅定奪三司人吏有所見亦聽經
三司具状陳述如顕然大段減省得官中錢物其

起請官吏即乞特行酬奨臣備員諫列誤被聖選
不避衆怨罄竭上陳唯冀裁擇早賜進用

乞許邊臣過闕朝見　寶元元年

臣竊見朝廷近来毎於外任就移臣寮往沿邊委
寄任使内有路由京師經過者多是臣乞朝見例
各不蒙充許豈非朝廷以乞朝見者只是欲陳乞
恩澤希求錫賜遂一例不允其請只令將所見入
遞以聞臣竊以臣寮久在外任必有衷蘊冀得一
望清光開陳本末理既周盡事必易行陛下若因

而勉之責其效命則必挺身忘死思有以報陛下
寵遇之厚若或別有陳乞亦在朝廷詳其可否必
不容其僥倖況今西陲設備之際以此移赴邊任
臣寮自當詔令入對慰而遣之豈有邊臣到闕不
面天顏使其自陳猶行沮遏甚非國家撫御將帥
之術也臣欲今後就移邊任委寄臣寮因經過到
京乞朝見者並賜恩許若因此妄有陳乞即繫在
朝廷斷在不行豈可防小故而失於大體臣竊聞
見有新差知渭州張亢經過到京累狀陳乞朝見
未見俞旨亦望特賜允可

公遍歷邊塞見利害甚詳乃上疏康定元年

臣素昧兵機不經邊任昨以狄犯延塞陝右驚騷
陛下不以臣非才俾用安陽臣受命引道徑趨西
陲晝則奔走長途夜則評遣局事凡至塗郡率須
穿擣故經度廩糧不能纖悉究知然前語以謂口
說不如親逢耳聞不如目見今既周歷疆鄙管見
所得粗有一二思欲歸覲之日面陳旒扆之前又
慮後於事機先合數奏臣竊以昊賊包藏逆志積

有歳年朝廷待之不疑養成兇悪今甲馬雄盛金帛富饒誘納亡命之徒助成狡計與賊遷姚梁之日事勢其實百倍故敢驅脅醜類直擾延安破塞逼城號三十萬且朝廷命劉平統兵三路蓋極一時之選石元孫委任次烏已并為之擒矣偏裨之勇鷙者如郭遵万俟政孟方張異者又為俘馘矣藩籬熟戸李士彬米之順李思忠之族亦為之降且虜矣戍卒陥殁者蓋不啻萬人諸路聞風惵然喪氣彼賊氣焔從而可知范雍緣此降移已有趙

振為代今延州之民兵雖益而未補於舊若范雍之策盧彈壓劉平之謀勇有望裨將郭遵輩之驍悍敢鬬後来者未聞過之所存熟戸既雜以自保不無去就之意而又鄜州去延安止二小程其城周圍二十四里跨二土山在其中正當狗道嶺賊馬来路川原坦濶昨来張守詣應卒繕營甚未固備制度底小木植細弱其衆鍾板盡以人戸獨扇門為之至今無材料修模王德基到任後再行計度人工材木萬數甚多轉運司又無可應副近知

張亢交替便有物力營葺亦須冬末了畢況在城
所屯兵馬不滿三千之數萬一賊計不測直攻鄜
州但恐卽日備禦未能固守鄜州既不能守則延
州城寨非朝廷之有也況鄜延一帶係昊賊納款
之時出入道路山川險易盡曾涉歷而後恐尺銀
夏便於巢穴臣竊慮出其不意再來奔突故捍禦
之備宜以鄜延爲先鄜延若有重兵必無深入之
患其次則環州最逼賊境新周劉興知州慶州久
鈐部署高繼隆張崇俊雖有心力不經行陣未可

全然倚仗駐泊都監之內亦無得力之人夏竦節
制涇原等路後用葛懷敏副之若取其謀智則懷
敏非夏竦之比若籍其勇戰則懷敏平生未識偏
伍亦與一書生無異鄜延涇原本設經略使二員
分護諸將自范雍得罪之後更不選人經略一司
已明無用是徒使夏竦懼而求免豈能成功唯秦
鳳一路去賊甚遠比之別路未足多虞同州河中
府與鄜延不遠宿兵策應魏昭昞王克基未嘗出
離京闕便使領衆禦戎昨來暫至延州皆已破膽

加以諸路城寨軍屯勢分大抵一州之兵半守諸
寨邊臣内舊重改不違時變謀及廢置率皆異同
殊不知承平之時邊臣無事競務增置寨柵以邀
賞恩止為熟戸防家於國家實有何益至今孤因
軍旅蓄聚資糧犬羊衆来舉以遺寇所在將帥例
復失和媢能害功動致矛盾東兵驕而好走内臣
戰則失利此方今之大弊也臣深為朝廷憂之兼
逐處主兵臣僚多為無益得兵馬無不怯朝廷
又舉昔年之數止絶陳乞臣竊料劇賊果畢後傾諸

種落併侵一路彼衆我寡戰必敗亡所至聚城避
其鋒銳因而長驅關輔人戸驚逃大邑富居任其
屠掠輦轂之下豈不動搖陛下宜訪帷幄之嘉謀
審攻守之良策早圖平殄以安生靈蓋非臣淺慮
所及也臣今為陛下計者莫若差銳兵三五千或
於同州河中府等處分減進屯鄜州選才望大臣
一員復本路經略之任兼知鄜州處置邊事令張
亢就充本路鈐轄於鄜州駐泊用来觀知環州就
差葛懷敏充環慶部署如朝廷必以經畧一司更

不合置卽乞專於鄜州益兵使葛懷敏知涇州充
替夏竦自然事体均一不撓邊臣之心早賜選差
才勇仲臣充環慶部署令秦州曹琮兼管幹涇原
路兵馬公事唯備分擘秦鳳閑兵互相策應其沿
邊堡塞除自來係大寨廣屯兵馬之處外其餘孤
小寨柵斷自朝廷專委經畧部署司須得移那兵
馬万食舊積糧草無使餘羨然後併兵入城只留
人員兵士三二十人以為斥候量事更差弓箭手
防護所在沿邊路分都監都巡檢等闕額卽於諸

班新換右職臣僚内選差催發其河中府同州郡
署鈐轄別差精知邊事臣僚充替魏昭昞王克基
所有沿邊州軍招置蕃落保捷等指揮多是本土
勇悍之人只為拘定等杖失人甚多亦乞速降指
揮催促招收但以人材壯勇堪任披帶者充今後
更不拘等杖愚短所見願早裁擇

五月以忠武軍節度使夏竦為陝西馬歩軍
都總管經略安撫使開府于永興軍命公為
樞密直學士范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並陝西

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幹都總管司公事公陳

用兵練卒之策　康定元年

曰沿邊總管鈐轄下指揮使臣甚衆每禦敵皆臨時分領兵馬而不經訓練將未知士之勇怯士未服將之威惠以是數致敗衄昨諸班中選武藝優者為寨主監押然拘於一城未能各適其用欲下陝西都總管司擇所試中人鄜延路十五員環慶涇原秦鳳路各十員為逐路教押軍隊分逐州禁軍各令主之以士卒所習精麤禦敵勝負重行賞罰如此則兵之勇懦者得以悉諳又有賞罰驅之必各思奮身後免主將爭占精兵專為己衛也自古臨敵取勝必有奇兵若併力出攻則所向皆潰今兵卒非無驍果膽力出於儕類緣分在逐指揮每指揮不過三二十人與中當之兵混而為一禦敵之際勢分力寡多為懦卒所累雖欲挺身奮擊其可得乎欲乞委臣與范仲淹龐籍等分路於屯駐駐泊并本土廂禁軍內選馬上使鎚刀槍梨鐵鞭鐵簡棍棒勇力過人者為平羌指揮以五

百為額其衣糧加龍衛而立驍捷之上鄜延環慶
涇原秦鳳四路各置兩指揮本路土兵一指揮屯
駐駐泊兵士二一指揮鄜延路屯延州鄜州環慶路
屯環州慶州涇原路屯涇州鎮戎軍秦鳳路並屯
秦州若已請龍衛已上請受者即以為節級若後
来闕人即選試殿前馬步軍司龍衛以下諸指揮
武藝有勇力者補填之本路土兵止選於就糧指
揮其選中屯駐駐泊兵士聽三年以代仍令諸州
軍揭榜以募投平羌者送經略司揀試給禁軍例
物外別給錢十千絹十疋無馬者并馬者給之詔從
之
九月十四日賊寇鎮戎軍本路都監劉繼宗
等戰敗於三川寨官軍陥没者五千餘人
康定元年
公奏曰時涇州駐泊都監王珪屯瓦亭寨率騎兵
至師子堡賊圍之數重珪諭軍中曰此死地也不
可不用命乃揮鐵鞭進闘賊衆披靡珪中三矢而
還番賊留軍大掠三日知渭州鈐轄郭志高率大

兵趨三川賊乃退三班借職郭倫固守定州堡得不陷劉瑨堡本軍指揮使散直王遇弓箭手都虞候劉用以事急出降遂并陷乾讙乾河趙福三堡然繼宗來權本軍方一日而李鍇等未嘗經歷行陣倉卒出戰而士卒畏怯遂至退衄使黠虜恣行殺掠而歸其劉繼宗李鍇王秉望特免推鞫不以敗兵馬多少計罪但量其情之輕重等第削官或更移降差遣以責後效王珪以孤軍千餘當鋒血戰所殺賊兵不少既被重創次日尚求益兵出戰人皆服其勇節雖所亡數多蓋衆寡不敵欲望貸其敗軍之罪必能敢勵奮身盡死為報

韓魏公集巻之十四終

韓魏公集卷之十五

宋韓琦稚圭　著
明康丕揚士遇　校

奏議

詔鄜延涇原兩路取正月上旬同進兵入討
既而范仲淹乞存鄜延一路招納未行討伐
而又沮議者不一事遂未決　康定元年
公奏曰累准詔問促令進兵及令分析向去有何
方畧授與諸路即委不誤事遂與夏竦參定攻守

二策臣深知冬月昊賊未能擧動之際兼程赴闕
求對進呈乞賜裁擇尋下兩地大臣商議只取攻
策施行臣屢曾面奏茲事体大繫于安危若陛下
決知可行兩地大臣主議不變或能集事今臣方
歸本司而横議日騰朝聽已惑攻討之説比比劄
下且朝廷擧大事主大謀自當堅如金石無有回
易時降詔旨激勵將士沮軍事者約束行法今乃
深憂重慮必謂無成況鄜延路范仲淹意在招納
更不出兵雖具奏聞乞依元策假若朝廷強之使
進終是本非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鋭志今已二月
將半漸有暑氣必難進兵臣此來奉行成筭非是
年壯氣鋭慮不及遠幸而求勝以誤國家誠以昊
賊據數州之地精兵不出四五萬餘皆老弱婦女
擧族而行陝西四路之兵雖不為少即緣屯列城
塞勢分力弱故賊始犯延安生擒二將屠掠無數
者葢劉平石元孫聚一路之兵拒之終及九千而
已去歳秋末復有鎮戎之敗劉繼宗等分兵禦捍
不滿萬人比援兵之至則賊已捷歸是則彼就常

專我力常散今中外不究此失遂乃待賊太過也
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不敢與敵中夏之弱自古
未有又　聞臣僚堅執守議以為必勝之術者臣
恐春失數塞秋陷數堡邊障日蹙士氣日喪賊志
乘此則有吞陝右之心加以興師以來科歛萬計
民已大困配率不止去年秋稔尚窘急如此忽有
水旱其何以堪臣近過邠乾涇渭等州所至人户
經臣有狀稱為不任科率乞行減放內潘原縣郭
下緡絲行人十餘家每家配借錢七十貫文哀訴
求免國用削弱以至於此緣轉運司計無所出臣
是以不敢邀愛民之譽直行放免恐相矛盾上煩
朝廷臣恐一二年間經費益蹙人情大騷師老思
歸及期無代每慮至此臣雖盡言望陛下省羣言
之難一為大事之當慎　知其畧議已沮師期且
令諸路置辦軍須訓整兵馬俟及初秋若范仲淹
招懷未見其效則别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必須討
擊即乞斷在不疑尅日降旨則庶事已辦便可進
兵

鄜慶渭三路添兵將

臣三數年來將命奔走未嘗寧居自赴陝西經踰年歲西趨窮塞皆會賊至既不能親冒矢石應機制變而但激勵將卒申明賞罰以晝繼夜實忘寢食所期立分寸之效以報陛下委用之意不幸天未助順諸將自用而有山外之敗卒被明譴志不克遂然尚有計慮豈敢以釋去重責偷安循默循冀陛下亦不以臣一失驅策棄而不用竊以西賊叛命以來言邊事者蓋以萬計皆人持所見獻忠于上而朝廷廣務聽納纖悉必行其間大抵欲保疆守境愛民省用者多矣所謂保疆守境者則曰賊衆我寡不可較力但來則收民閉壘示以持重郊野之外不暇救也殊不知承平以來沿邊與次邊之民日以繁盛所居必近田畝有蓄　積室廬之便樂土重遷自去年九月賊犯鎮戎軍之後經略司專差籠竿城監押馬爲美勸誘山外之民入居城寨而競賂爲美終不移徙臣情詢其故則曰今細民一家大率數口耕穫之時老幼皆須在野

至於伐薪汲水悉便其用既令入保城寨不惟無
所舉止兼薪水以来亦須市買以此自在田野賊
来方始逃避或則全家被虜又自環慶抵於涇原
沿邊熟戶數踰十萬自来以官軍勢弱不能保全
皆有去就之意竊謂若以見屯之兵為保境之計
則慮歲月之間邊民苦其屠掠盡徙內地諸族熟
戶皆與賊合沿邊城寨數百里外田野一空惟存存
孤壘則歲計糧草何從而出以分散之卒禦專一
之兵未知何時可息茲患賊既知無後患則乘勝

深入關輔根本能不搖乎所謂愛民省用者則曰
民為邦本不可重困沿邊戍卒漸可裁減若但守
禦不必兵多則可以省科歛之煩轉餉之苦矣殊
不知賊勢未弭邊害滋大日朘月削所備益多斯
皆利於近而局於遠顧其小而遺其大若為國家
長久之策則不然夫以祖宗之德業陛下之仁聖
天下之事力而使小羌常遂併兵之一策不敢與
較但謂彼衆我寡而為處境棄民之計豈不惜哉
臣所以盡忠憂國豈忍隱而不言今鄜延涇原環

鄜三路除駐劄防守兵馬之外可以各那一萬人聚於鄜慶渭三州臣今為陛下計者莫若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抜用有勇略將帥三員統領訓練預先分定部曲遠設斥堠於春秋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賊来則會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於西賊未是點集之際出三州已整之兵潜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或招其種落或更築壘拓地廣招義人別立経制以助正軍熟戸有助賊者即會兵密行破蕩諸族見此事勢自然無

去就之意漸可驅使既不敢為亂則可以嚴青鹽粟帛之禁勿使與賊交通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以金帛賜逐路帥臣使行間覘賊則動靜先知過盛暑那兵次邊就食糧草如此則三二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誠暫勞永逸之長算也或曰益兵數多豈可驟然招置臣謂揀刺土民自有祖宗舊法在行與不行耳果行之又何難哉且土兵既壯則沿邊拱聖龍衛雲武神騎及神衛龍騎等軍應係創團東兵漸可代還以實

京師為強幹弱枝之固則内外安矣
公又以本路兵備甚多請益軍馬朝廷以諸
處未可抽那難於應副詔公詳度以點到弓
手選其少壯刺手背充軍或為保毅弓箭手
或別立名額速具利害以聞 康定二年
公奏曰有唐以前兵出於民而國不費財戰得其
用者蓋軍令必行而尺籍有叙也五代多故法制
不力乃募黥面以名正軍年祀寖久耳目習熟百
姓更不知前代籍民為兵但為刺面給糧則甘效
戰鬪聖朝因舊重改廣置禁卒以安天下以服四
夷亦隨時御世不易之良制也自逆昊寇擾西鄙
乃於陝西點民為弓手以助防守有警則赴集無
事則歸農武藝廢而不修禁約輕而易犯至有父
子兄弟踈屬外親或則顧人應名更相為代而官
中了不可別每遇上州防扼多是結衆逃避以此
州郡徒有人數若倚以戰賊適足敗事臣是以畢
陳揀刺土兵自有祖宗舊法今或只刺手背及充
保毅弓箭手名目終是與民不殊請以秦隴州鳳

翔府弓手雖以爲禁軍人給刺面錢二千無用例
物記陝西弓手揀充保捷指揮仍給招軍例物

論校試武藝　康定二年

公言今之試武藝弓弩惟務斗力多而不求所射
疏密其左右所騌腰射腦射一緯筈子放數箭之
類乃是軍中之戲又馬槍止試左右盤弄而不較
所刺中否皆非實藝而使臣軍員緣此例得拔用
故諸軍亦循守常法而無所更以此臨陣對敵罕
能取勝臣常熟思之縱得武士挽三石力弓踏五
石力弩不能射　則與空手無異嘗閲武部式見
唐取人皆較實藝今　步射弓弩於四十步内
各射箭十弓一石五斗以上七中爲第一一石二
斗以上五中爲第二九斗以上三中爲第三弩三
石五斗以上八中爲第一三石以上七中爲第二
兩石五斗以上五中爲第三凡馬射鹿子或筭椿
各箭十弓一石以上八中爲第一九斗以上七中
爲第二八斗以上五中爲第三凡馬上使槍左右
十刺得五中本人爲及等馬上鐵鞭簡棍子雙劔

大斧連枷之類並是一法毎両條共重十斤為及
等但取左右實打有力者為中馬槍鐵簡俱及等
為第三歩刺槍歩斫劍郎勝者為第三馮上盤鋋
刀木梨五十斤以上勇力過人者為第一以上若
一件入第一請優與遷擢入第二恩澤次之入第
三量才録用如二件以上入第一三件以上入第
二四件以上入第三並槍簡及等與不次奬拔詔
送樞密院行之

金芝産於化成殿

臣近聞西京南京及畿内諸縣遣使疏決刑獄金
明池等亦設齋醮此必司曆者陳垂象之變以獻
于上使陛下聖懷欽翼勤懇如是雖古先哲王覩
災感惕餝身正事無以過也臣去歳中不曉禁忌
嘗進狂瞽以謂上穹譴告惟增修德政可以除患
而致福若禮神宥過郎伸禳謝殆非方冊所載須
伏災眚之義前奏粗悉不敢煩述今又聞金芝産
於化成殿柱宰詔近列咸覩嘉事臣竊以春秋之
法但紀災異至於祥瑞略而不書豈不以君人者

閲瑞牒則意安観災符則心懼意之安則其政怠
心之懼則其德修聖人垂誡之深其旨斯在臣愚
伏望陛下開發聖慮特以天戒為重於政教之間
思所未至隨其變以應之亦猶日食修德月食修
刑之理是也至如珍祥奇瑞雖陛下仁聖所感亦
望日謹一日以雖休勿休為念則穹昊垂貺答陛
下寅畏之心生靈遂宜浸陛下慈恵之澤自然家
給人足時和年豐永獲上瑞之報豈不盛歟

火災地震災異

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先儒之
讜議也故宋景公以熒惑守心不忍移臣庶之咎
于帝稱君有至德之言熒惑必徙三舍此則以實
應天之效也唐明皇以太陽虧蝕患令赦徒隸之
人宋璟謂可以至誠動天不在德音頻降此則以
文應天之弊也載籍所記前範至詳不敢煩陳粗
此槩擧臣伏觀近者興國寺災延及開先祖殿不
踰數刻但有遺燼伏觀垂象或失経行蓋人事之
已形致天災之嗣發其猶影響諒非徒然當是時

臣謂陛下宜慮守以求讜言側身以修庶政有功則賞以絶其徼幸之路有罪則罰以清其姦慝之原旌別賢愚樽節財用抑宴私過度之樂休營造不急之務決獄使之無濫出令斷於必行斯以念祖業之艱難荅天意之警悟也而陛下眷三京以肆赦肩走羣望以罄詞祝中自禁掖外及觀寺並設齋醮遠越晦朔今北道數郡繼以地震上聞卽命使輻就崇法供祠茲近塞俯接殊邦豈無間諜之人往道祈禳之事徒彰自恐或請無稽雖陛下

欽順皇天之誠可謂至矣其於銷伏災眚之道則猶未爲夫弛刑網以貸頑悖之民損国貨以奉游惰之輩將欲召至貺感靈心是猶却行以求前揚湯而止沸無益之驗信昭然矣臣苟隱情惜已不能獻忠盡言使陛下常以禮緇黄薦牲幣爲修德除患之本則臣豈不上負陛下懼災思政之意哉謹按五行傳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嚮明而治賢侫分明官人有序率由舊章愛重功勲則火得其性若乃信道不篤或耀虚僞

謗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乃濫炎妄起焚宗廟焼宮館雖興師衆不能救也此臣前所謂宜辨賢諂明賞罰謹命令戒奢逸者由此而言也是有流化興政之若是而天不降福者哉且地震者說者以謂天陽也地陰也陽君象陰臣象君宜轉動臣宜安靜乃女謁用事臣下專政之應此乃飭宮壼稟教臣鄰奉法以當斯變又夷狄者亦中國之陰也今震在北或恐上天孜孜譴告俾思孽虜之為患乎亦望自今而後務在嚴勵守臣密修兵備審擇才謀之士明軍法以整驕惰之卒豐廩實以增儲峙之具或曰今夷狄守盟誓約甚固奉朝廷有禮初無釁隙保不騷動未可生事以疑戎心此寬陛下宵旰之憂可也為國計則疎矣臣辭意狂鄙不識禁忌惟陛下聽斷之暇一紆睿覽采而行之少助萬分之一則臣退就鈇鑕亦無所恨

論星變

臣近者竊聞星變數見輒貢瞽見備言禳謝之理

殆將百日不賜妄言之誅是陛下知臣所陳歸於
朴忠而非惑上好訕也然臣意有所未盡更思竭
愚區區鄙誠萬一開悟臣近日又聞大慶殿及諸
處後建道場及分遣中使徧詣名山福地以致精
禱臣以謂陛下俯從常禮不得已而為之是亦達
寅亮之深旨也臣竊以天垂祆象地見災異前世
之君覩之戚惕以為祈禳之法則必徹樂減膳修
德理刑大則至有下詔以求讜言側身以避正寢
是以天意悅穆轉禍為福臣願陛下法而行之復

恐此後宮中或有宴飲之事欲望比於常時稍用
減節不獨仰奉於天戒斯實上安於聖躬臣子之
心所以昧萬死而獻言者正為是也且大慶殿者
国之路寢朝之法宮陛下非行大禮被法服則未
嘗臨御臣下非大慶會則不能一至於庭豈容僧
道凡庸之人繼日累月喧雜于上非所謂正法度
而尊威神也昔高宗立皇太子將會命婦於宣政
殿博士袁利貞諫曰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望
請命婦會于別殿自可備極恩私帝納之即命移

于麟德殿臣亦望今後凡有道場設醮之類並於別所安置臣親逢求諫之朝後在可言之職宜椎無隱思所為報願陛下特霽天威一加詳納天下幸甚

論星變地震冬無積雪

臣自日前竊聞民間傳言星纏示變及京師曾有地震之異亦聞朝廷建置道場臣自忝諫職數因災變陳事意謂陛下粗記臣言故遷延未敢更獻愚瞽數日來又聞河東忻州地震連日大壞官私舍宇傷損人命臣慮陛下近歲以來頻有災異而常事待之且未足多掛聖念但齋醮道場而止臣是以不敢無言更思云補臣聞以實應天則天必報以德勝妖則妖自息今上穹頻頻譴見以感陛下蓋欲覩變而懼增修德政則將轉禍而為福豈其虛發哉若陛下以為無足可驗不思警悟之理或上天倦而且怒則默而為禍矣今躔次之變知星者必具言其事至于地震之理稽于舊史則大臣專政後宮用事陽不足而陰有餘之應也今朝

廷凡百行事皆由政府陛下雖知其是非而不加
聖斷亦大臣專政之應後宮之事非外臣所知亦
望禁其太盛以荅天變臣願陛下每觀災異先詳
其理而應之然後省身之所未思而思政之所未
至夫崇儉約以訓九族而純德變於天下節宴游
以謹萬機而勤政率於天下亦修身之大略也輔
弼得人而庶務協其序賞罰得中而二柄歸於上
邊陲廣備而將帥擇其材亦修政之大略也陛下
若舉其要而行之則上天豈不降福而何災沴乎

況陛下首相久病高臥私室備禮上章無堅造之
意安祿固位上不分聖憂下不畏人言假令病愈
而出則中書之事必更無倫理蓋才短識暗而然
也陛下豈不思求才而代之使修正紀綱亦禳謝
之一端也又今冬以來尚無積雪旬浹之間將及
春序不惟已覺愆旱兼恐人民疾疫欲望陛下躬
行精禱庶獲嘉應今舉朝之人皆以不言為利無
一人為陛下切直而言者臣非不知直言為患然
選任之恩不欲碌碌雷同衆人故昧死論列不顧

鼎鑊之罪惟望少采狂愚天下幸甚

論衆星流散月入南斗

臣竊聞近日司天監上言占見衆星流散又奏月入南斗中臣職在諫列得於風聞不敢隱情惜已容默於任實願輸盡愚瞽有補萬分之一爲臣聞人事失于下則天變發于上惟明聖之君覩災感悟責躬修德所以除患而福至是猶影響相應之速也而朝廷自去年秋熒惑失度及太平興國寺災乃命疏理繫囚自大慶殿至諸寺觀並集僧道以爲禳謝之法繼之以地震北郡遣使興建道場近者又聞太陰失行後詔三京減降罪人於金明池等處亦設齋醮臣屢上封奏極言無益所期庸妄之說少聞聖聽而前月中杭州又奏有大風雨患壞官司廬舍後有獻謀于陛下者乃降敕本郡崇佛事以禳之外方有識之士必有非笑者爲陛下若以災異數見非政教之失但可竭財以奉僧道寛棄以貸罪惡是謂天戒可否靈心必回則今日之譴見又何從而致哉今天之譴告孜孜不已

者得非陛下未達警悟之意耶夫赦者前賢以為偏枯之物非明世之所行也苟行之則小人之幸而君子不幸矣又金銀錢帛出自蒼生膏血取之以供國之用尚宜樽節又况枉費以資游惰之儕道乎以陛下之聰明睿智詳久知其不可今若再擧禳災之術復踵前敝適足誤陛下也臣不敢妄究星緯但取前史所載開陳其端夫月為太陰之精刑罰之義列之朝廷諸侯大臣之象也故大臣用事兵刑失理則月行乍南乍北又南斗者丞相

太宰之位主褒賢進士選授爵禄若小流星百數四面行衆庶流移之象也今天之所戒者恐宰輔之任未副聖心褒賢授禄或失其宜故太陰罰斗以應之夫代天當軸之臣未副聖心則政教浸虧矣政教浸虧則陰陽失和而水旱移時水旱移時則衆庶流移之患亦從而至矣漢史曰宰相上佐天子爕理陰陽載記曰邇臣守和言近臣調和君事者也今聞政府議事未甚和協互執所見或有違戾即如近斷一大刑名此特有司之事又復别

旨議定於禮明白而猶固執紛競上煩聖斷豈大
臣之體哉廟堂之上論道之際以有甚於此者固
非下臣所知以如此而望陰陽調和政不失
于下愛不形于上其可得乎方今之宜莫若注意
賢宰協輔朝政使其同心一意推用所長然後賞
罰二柄更思其忠謂名器不可軽授也則賞不加
於無功謂紀綱不可寝弛也則刑必行於有罪知
財貨之有限也則量用度而裁減之知軍旅之久
惰也則明號令而約束之一令之出必信於人一
言可嘉必用其計盡平僥倖之路精辨愛憎之言
推此以斷天下之務則陛下高居穆清垂拱而治
太平之基既隆且固矣雖有象緯之變流行之災
自當易而為嘉祥散而為和氣矣芻蕘賤言不曉
禁忌愚有報君父甄擢之遇非敢訐上而取直也
惟陛下熟察之

答詔論地震春雷之異

臣伏聞陛下以災變頻數已降詔敕數求讜言此
乃陛下警悟天戒憂勞聖心普率之間不勝至幸

臣備位諫列近因災變之發累上密封既愚且忠無敢畏避事頗明白未見裁納臣慮應詔而言者雖不即加之罪而言者亦不用其說則是與詔意相戾而於朝政何益哉臣欲望陛下應有臣寮應詔上言一一親垂聖覧事如可行即望早加聖斷或所見非長及辭涉詆訐亦望寛而不問庶成陛下引咎思政之德以朝上穹順道為福之應臣前數有所陳伏望陛下以一臣之言所見褊淺未能符合聖意臣愚不勝忠憤再貢狂直更不敢廣有引援煩瀆上聽但直述當今未便陛下可行者凡十事具别狀實封進納又詔書以謂或政教未臻於理刑獄靡協于中在位有壅蔽之人效官有貪墨之吏仰諫官御史搢紳百寮密疏以言臣竊以四海至廣非一人耳目所能徧接若只許在朝臣寮論奏實恐言路未廣臣欲乞頒示天下亦許所在官吏依詔言事附遞聞奏

又上别狀曰臣伏聞降御札求讜言輙有狂鄙之見不敢文飾上瀆聖覧謹直述其事條列如右

一政府大臣乞選用忠正有才識之人則紀綱自正陛下卿戚而無憂如有不堪其任者望早加聖斷皆從免罷使時政日新天下咸悦

一賞罰二柄本君上執之以馭天下若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罰是猶寒暑相違而望歳功之可成也臣欲乞凡行賞罰務協中道或陛下聽斷之際知其可賞則賞之知其可罪則罪之使畏愛出於宸衷無令國之二柄專為臣下所持而任其威福

一近日戚里之家多因入内之際或無功而望遷轉或無能而求錫賚惟圖僥倖殊無厭足況莊献太后朝尚曾懲戒豈陛下睿明當寧而不抑其奔競欲望特降詔諭嚴行止絶如有違犯重加貶責

一今之國用不足者弊在於浮費不節所入者有限而所出者無涯遂令内外帑廩皆未充贍臣欲望凡百用度務令儉約及乞差公正才識近臣與三司詳定減省冗費

一自茶法改更以来連年將銀銷配率河北人戶坐此困竭明出却内庫物帛暗虧却舊額顆利欲望選差公正近臣参定兩中之法以濟経用

一朝廷備禦之急惟在西北二邊其如牧守將帥多非其材而士卒訓練未至修整亦望密諭西府大臣常切体量二邊牧守將帥不堪其任者易之更用才畧武幹之人以壯國威御侮之法務從嚴整無令益其驕惰

一竊以陛下萬機之暇當有宴飲之樂所以寛憂勞而慰游豫也然頻數則有妨政事無益聖躬亦望節之有度則天下幸甚

一宮掖之間女御之衆豈無盤冗徒在幽閉望選其無用之人放令出外以消陰盛之變

一臣寮中有以言獲罪貶責者若心本獻忠非挾邪近訐之人欲望復其職任使言路彌廣人思盡誠

一消變之法惟修德以禳之則天道感應自古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皆然若齋醮道場實不可恃以求福亦望特
賜開悟更思節減

論石龜

臣聞通利軍奏衛縣民得石龜一其上鐫刻讖文略云道士趙永昌於顯慶元年鐫記後至三百六十五年出觀時有聖君治世皇后劉氏今有聖子紹位觀其文字鄙俗固不能上惑天聽臣竊計唐高宗顯慶元年至國朝天禧四年方及三百六十五年蓋是當年造偽人妄求恩倖有此刊刻後恐事迹彰敗是故隱而不言至今又経一十八年方爲縣民所獲即於讖文自已乖謬陛下至明至聖固已洞鑒其妄即緣却降下本處軍資庫收附乃是未詳眞偽猶示秘藏臣恐中外聞知有以來欺詐之漸欲乞特臨聖旨下本軍令知軍當面毀弃訖奏所貴偽端不起羣聽無疑臣以其事雖小而於體大故敢上言

論僧紹宗妖妄惑衆

臣伏見興國寺有外来僧紹宗自今月十四日於

本寺後三門上燃燈穿膝出牓行號驚惑民庶意在規求苟動之徒觀旋相屬臣竊見天聖編勅節文僧道俗人有捨身燒臂煉指截手足戴鈴掛燈毀壞身體之類並科斷訖僧道勒還俗配邊遠州軍編管居停主人及本院三綱知事僧尼廂鎮所由容縱者亦行科斷天下遵守有犯無赦豈茲皇居之側都市所會恣令妖妄曾無止絶此乃本寺庸猾之輩誘令至京將欺惑於朝廷欲徑營於建立責其奸狀固匪容誅臣又慮倖佛之徒曲聞上聽以至宮闈之內戚里之間冀有須需益其夸大苟損財而爲助固儒化之實深臣欲乞特降睿旨指揮檢會元敕早賜施行如或國家畏重天戒已停興葺樽節邦用措其耗費少寬犯令特許行權則當任彼化緣俾從人願固不可因而崇奉有害政猷輒論列於未萌幸矜裁於無隱

昌平坂學問所

韓魏公集卷之十五終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